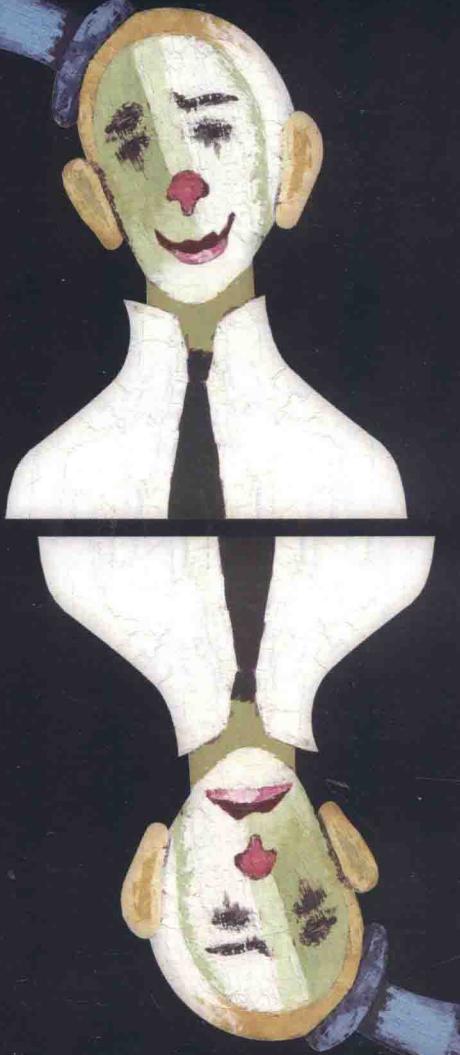


从此学会

郑执

[著]

隐藏悲伤



必要时需要把嘴巴
藏到心里，
留给值得倾诉的人。

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SUO FENGHENG LITERATURE AND
PUBLISHING LTD.

郑执

[著]

从此学会
隐藏悲伤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从此学会隐藏悲伤 / 郑执著 .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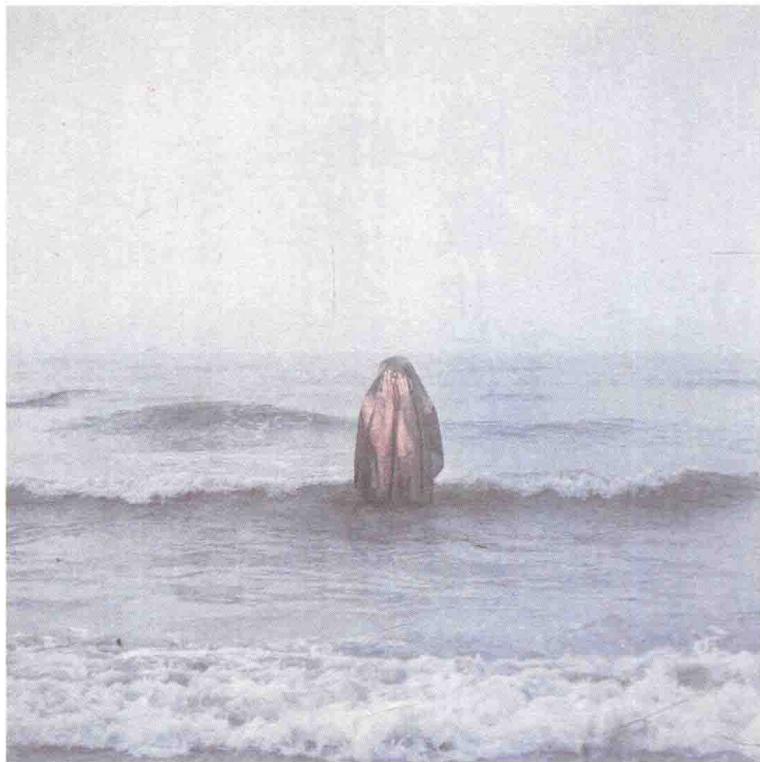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99-8048-5

I . ①从… II . ①郑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9950 号

书 名 从此学会隐藏悲伤
作 者 郑 执
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
出品人 崔 佳
选题策划 冯雪雪 孟丽娜
版式设计 孙 波
责任编辑 姚 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4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00千字
印 张 7.5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2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048-5
定 价 3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10
Jun, 2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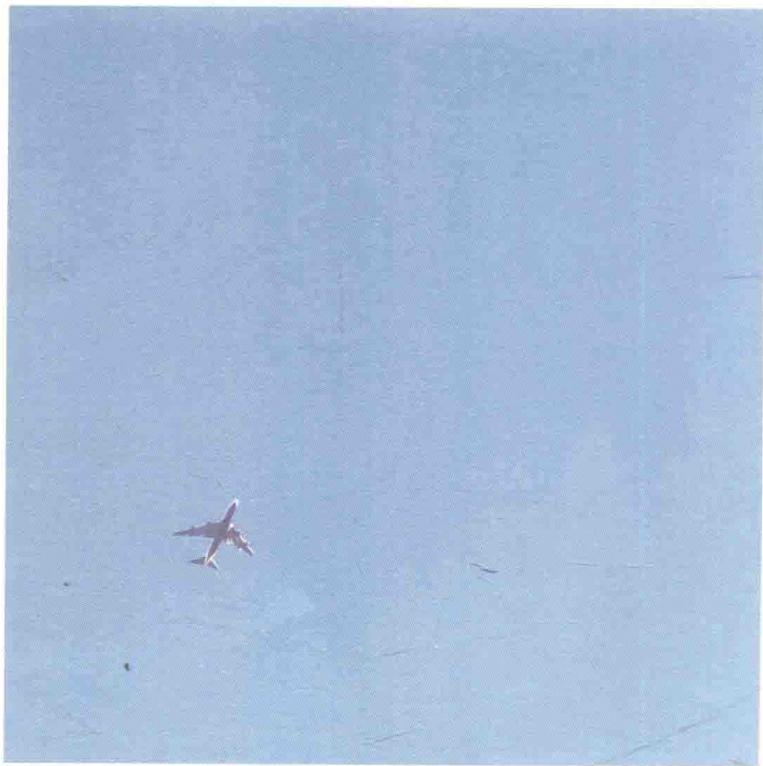
无论一件事或是一个人，等你有了十成把握那天，也已经没了争取的意义。



29

Apr, 2006

有人追逐成了风，有人守候成了景，风景真的在一起，还要仰仗一刻好天气。



30

Jan, 2009

你是开遍天涯的花，我是左右不了方向的马。奈何你落地生
花，而我尚未抵达。



06

Aug, 2011

千山万水是走不遍的，海角天涯是去不完的，最后我们都是属于自己的。这是最幸福的，也是最悲伤的。

自序

我偏要悲伤地坐在你身旁

二〇一三年跨年夜，我一次性清还了拖欠近两年的高利贷，本息合计港币二十万。ATM机转完账，小票揣进口袋，呆立在旺角某个人流交错的十字路口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我曾无数次预设过那一刻的情景，原计划是大醉或大哭一场，但最后都没有，我只是去街角的面店吃了碗足料的鲜虾云吞面。打饱嗝的一瞬间，决心离开生活了七年半的香港，至于下站要去哪里，再议。

那两年间发生过很多让我悲伤的事，却毫不影响世界以其固有的姿态前行。大多数的悲伤最终还是要由自己消受，生活越久越懂得这个道理。人生苦短，大家都忙，除了真正在乎我们的人，没有谁甘心花时间去欣赏别人的悲伤。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悲伤就踏踏实实在我骨子里，任何一个人都要留一方净土来安置，而我的是写作。

写作十年，出版过三本长篇小说。这是我的第四本书，也是我

的第一本短文集。二十几篇短文里，一半写自己，一半写自己世界里的人，合而是我对人世的执念与迷恋。这些故事均写于那两年间，值得骄傲的是自己在情绪起伏极大的岁月里，依旧做到了文字上的收敛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。我始终认为，文学的本质最终都是关于悲伤，但悲伤绝不是流于字面的粉饰和佯装。悲伤应该是一道暗门，静静地立在那儿，不刻意等谁，懂的人自会来开。就像人生和轮回本身，兜兜转转，有缘人终会在一段悲伤的尽头久别重逢。

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悲伤需要被隐藏，那是因为我们要把最珍贵的悲伤留给最值得倾诉的人，而不是你今夜掏心掏肺，明晚却被人当作酒足饭饱后的笑谈。成年人毕竟要时刻照顾好自己的尊严，少让不相干的人给自己难堪。相信我，随着年岁渐长，你会发现世上懂你的人只会越来越少。

开始写作那年，我十九岁，还是个把悲伤当表演的年纪。人生第一次失恋，坐在教室窗台上心碎，俨然一副随时要跳楼的样子。可惜，教室在一楼，同学们根本懒得欣赏我的悲伤，反而还因为挡了同学复习高考的阳光，我被赶下了窗台。回到书桌前，翻过一张写满数学公式的草纸，我在纸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第一本小说的第一个字。这一动笔，至今未撂。

写作与做人无异，想要深刻，就不能装傻，必须勇敢直面所有的

情感与情绪，当有天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将悲伤跟快乐平等看待，你便会更加敬畏人生。悲伤不是罪过，反而是解药，保证一颗活的心不被世俗的标准同化，不被虚假的幸福蒙蔽。悲伤才是时间赐予每个生命最卓尔不群的烙印，也是我们在人潮人海中寻找彼此的坐标。

十九岁时，我自恃才华横溢，总一副故作清高的德行，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仍会害羞。就在失恋跳楼的戏码以前，我已经有过长达三个月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的前科，家人以为我患抑郁症，母亲为求我开口说话，日夜以泪洗面。可我竟是那般不懂事，只为彰显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与众不同，眼睁睁看她为我心碎。二十二岁的我，已是家中唯一的男人，父亲急症去世，我休学回家照料母亲。我开始学习做饭，渴望可以沿袭父亲的好手艺，不让某种味道从这个家中绝迹。我开始练习讲笑话，为了不让嗜笑如命的母亲从此沉寂。一年过去，这个家又一次生机勃勃，虽然只剩我跟母亲两个人。我终于能够想象，母亲当年为了救赎那个少不更事的我，深藏过多少数不尽的悲伤。因为在乎一个人，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悲伤，因为要积蓄让对方快乐的力量。

在如今这个正能量与心灵鸡汤泛滥的世界里，悲伤反而成为我们最亲密的财富。可每当我们泄露了自己的悲伤，总有人意味深长地笑着对我们说，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向上。当这样的安慰沦为流行的敷衍，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去花时间理解另一个人的悲伤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想要的并不是安慰，仅仅是理解而已。别让这个浮夸的时代淹没我们卑

微却弥足珍贵的悲伤，在遇到值得彼此抱头痛哭的人以前，务必要隐藏好自己的悲伤。你不必担心自己隐藏得太深会被人忽略，因为真正在乎你的人天生有种特异功能，那就是无论你怎样卖力隐藏，他们总是能一眼洞穿你的悲伤，并从此渴望参与你的整个人生。

十九岁开始写作那天，文字根本不足以承载我的悲伤。仅仅写了一段，我便不知所措。当天晚自习监堂的老师是一名生面孔的年轻女老师，怀着孕。她挺着大肚子走到我的书桌前，把手机递给我，轻声说，同学，我猜你应该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，或许你需要给谁打一个电话，拿去用吧。我愣了几秒钟，接过电话跑进厕所里，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。我在电话里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儿子，害你担心了。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，孩子，不要再跟自己较劲了，你要先原谅你自己。放下电话，我站在走廊的尽头号啕大哭，引来很多同学围观，但那一刻，我一点也没觉得丢人。

若我们不曾经历相同的悲伤，就不会在相同的欢笑里重逢。假如不能相拥而泣，那就悲伤地坐在彼此身旁吧。就像这一本关于悲伤的书，哪怕只有一个故事，能够令人在读过以后暗自感慨，噢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，也就足够了。

台北
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

目 录

PART A

没人能为你承担所有悲伤

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³ 还可以游啊¹¹ 你总是心太软¹⁹

你愿意跟我玩吗²⁷ 你会天马流星拳吗³³

PART B

最执著的爱恋，是纯粹地爱着

厕所爱情故事⁴¹ 婦儿，你的蛋碎了⁴⁹ 亲爱的酒鬼⁵⁹

痴汉小歪的十年⁶⁹ 复仇女神的春天⁷⁹

PART C

一辈子太短，只够爱一个人

少女的祈祷⁹¹ 一颗钻石的寿命¹¹¹ 爱呀，我去¹²³
表哥和酒的爱情¹³³ 世界终将遗忘¹³⁹ 转角遇见狗¹⁴⁷
在线等，不急¹⁵⁹

PART D

凡人最大的勇敢，是真实地活着

杀信鸽的人¹⁷¹ 初恋这件大事¹⁸³ 幸福的逻辑¹⁹³
每一种爱，都是自食其果¹⁹⁹ 晚安，是我对你最温柔的告别²⁰³
崩溃请你流泪²¹³ 宝地²²¹



PART

没人能
为你承担所有悲伤

多年来，每一次不知该去哪里时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回最初的那栋六层楼。我喝了酒，又是晚上，楼道太黑了，我不敢上去看，就在楼道口坐下，突然哭出来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。

你
能
找
到
回
家
的
路
吗

我的手心有块疤，不大。

两岁半时，我家住在东北的老平房里，大雪能封门的那种，胡同里一户挨一户。夏天热闹，男人们夜里凑群下棋、打牌、喝冰啤酒，小孩子们就绕在身边乱窜。

我爸在某晚做了一件很隔路的事：他不跟人打牌，自己打铁——光着膀子，手握锤子，脚下不停地踩鼓风机的踏板，阵风呼哧呼哧地响，吹得铁块忽明忽暗，像闪烁的星。我幼时对发光体痴迷，他一扭头的工夫，我伸手一抓，手被烧红的铁烫得嗞嗞冒烟，尖嚎声划破夜空。

烫伤我的，是一块银。我爸打了一对耳环，送给我妈。

爸妈结婚时两家都很困难，婚宴只有一桌，嫁妆就一对耳环，我妈喝多了还弄丢一只。婚后两年，家里仍没钱。有一天，我爸发现墙上的老苏联挂钟上有层质地极好的包银，便突发奇想，撬下来熔成块，再亲手一点点敲打成耳环。

他是个没情趣的人。改革开放，下海赚到钱那几年，他都是将钱直接给我妈，就是没亲自给我妈买过东西。他说自己没审美，不懂什么叫好看。他打的那对耳环，就是俩大圆圈，像西游记里女儿国国王戴的。我妈也没换过，戴了整整二十年。二十年里，他让全家从平房搬上老楼房，几年后又搬进新一点、大一点的三居室。

第一个老楼的套间，37平方米，我住了七年，童年最快乐的时光都安放在那里了。套间在六楼，夏天晚上我往往玩得太晚，回家已经天黑。我怕黑。当年老楼还没装声控灯，上楼前，我会先朝六楼的窗户大喊两声“妈”，见我妈探出头来摆手，我才冲进黑漆漆的楼道，一进去就能听到邈远的回音：

到几楼啦？

二楼！

现在到几楼啦？

四楼！

四楼上五楼的转弯处，台阶上已可见光。

那几年的晚上，我爸常在外应酬，半夜才回来，关门声很轻。又